

《唯識三十頌》 第五十講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你以為我「變」先嗎？不是你「變」先，亦不是我「變」先，是洗塵和尚買了這層樓。是嗎？他做「變」先，我們還未來坐，他已經買了樓，在這裏等了。他的「阿賴耶識」「變」起這層樓。不止洗塵和尚「變」，起樓的工人都有份「變」的。是嗎？還有那個建築公司的老闆「變」先，後來才交給你的。現在不要講，如此長遠就沒得講了，講到長遠就講到那個鐵廠怎樣？製鋼鐵那些就搞不定了。是嗎？講到甚麼？講到洗塵和尚起計，是嗎？以前就不計了？他買了，現在仍然是他的嘛！是嗎？不知是不是。假使是他的，假使那張契都是寫他的，那就他先「變」起，以前那段怎樣「變」就不理了。

由他起計，他「變」起，五顏六色，這裏白，那裏黃，那裏黑，那裏是坑渠，通由洗塵和尚的「第八識」裏面的那些黃的「種子」、坑渠的「種子」、林林總總，黑的「種子」、各種古靈精怪的「種子」成堆一齊起，可能很多「種子」一齊「變」起一件，我們看見一件東西，很多種子。

我們看見一朵花有多少「種子」？一朵蓮花裏面，那個蒂是淺綠色的，花瓣是白色的，花蕊就黃色的，這樣多東西，那個蓮蓬是尖銳刺手的，那些花瓣是軟軟的，這是觸覺、「觸」的「種子」，顏色的「種子」，「觸」的「種子」，聞到香的，香的「種子」，咬下去有甘味，味的「種子」。「色」、「聲」、「香」、「味」、「觸」，這樣多的「種子」，還有很多微粒子造成的。那些微粒子的「種子」，這樣多的「種子」，你找個會計師來計都計不到的。只是一朵蓮花，這樣多的「種子」，

一齊集中「變」。所謂「變」者，「因緣變」起，有「因」有「緣」，「緣」的條件具備它就出現了。

蓮花都如此麻煩，何況這座樓？是嗎？這樣麻煩的，洗塵和尚的「第八識」裏面「變」這層樓就已經這樣麻煩了。我們那些人，讀書的人，就托洗塵和尚所「變」的這層樓做本質，將他的這個本質反映進我們每一個人的「阿賴耶識」裏面。洗塵和尚的「阿賴耶識」裏面，有黃「種子」、有香「種子」，又有黑的「種子」，他有我都有嘛！於是我老羅就托洗塵和尚所「變」的這層樓做本質，受了它的刺激反映入我處，反映入我處不是走了入我處，而是刺激到我的(的「種子」)做「緣」，令到我「阿賴耶識」裏面的這堆「種子」就「變」起。

如果我的「阿賴耶識」缺少一種就會怎樣？我所見的樓就少了那種東西；如果我的「阿賴耶識」「變」成多了一樣，這個樓上就凸了一種東西的。聽不聽得明白？我進來先，就我「變」。即是說洗塵和尚所「變」的這層樓做本質，反映入來我處，成為我的「阿賴耶識」的「相分」，於是說這層樓是洗塵和尚與我的兩個「識」「共變」的。等一下區樹根繳了費又來聽，還注了冊了，在這裏讀書那樣，好了，他也托這個做本質，托甚麼本質？托洗塵和尚與我所「變」的這層樓做本質，反映落他處，他也「變」一個。一會兒陳文蘭又進來，又多一個，如果這裏有一百個研究生的話，就一百個「共變」。其實就每人變一座樓，是嗎？就互相交合，何解不會阻礙？不會阻礙的，「種子」無障礙的。

「種子」無障礙的，現出來的東西相同一樣，好像套色那樣，好像電影套色那

樣，一齊射出去，於是就成為一個甚麼？我們說有一個客觀存在的這座大廈了，這座樓了，實在就無客觀存在的樓。是每個人的主觀，每個人好像套色那樣，好像每個人照一部分光出來那樣，這樣，人與人之間是「輾轉力」了，是不是？洗塵和尚的幫助，而我們這麼多的人，洗塵和尚所「變」的樓做幫助，(他的)「阿賴耶識」做幫助，我們這麼多人的「阿賴耶識」受了他的影響，而又「變」起這層樓。

我們這一百幾十人之中，譬如一百人，阿甲就幫助那九十九個，是嗎？阿乙又幫助九十九個，互相幫助而形成一個客觀的樓。我們所謂客觀存在的樓，不過是很多主觀存在的東西套合到一齊而已。既然是這樣，你說有客觀存在的世界亦可以，有一個客觀存在的香港又可以，你的家族有一個客觀存在的家族亦得，你說完全沒有的也行，這樣就是「輾轉互相幫助」。如是者這樣解，你一路解到甚麼？你如何生極樂世界，如何成佛，其理一樣。

「以輾轉力故」，「識」與「識」之間互相資助；眾生與眾生之間互相資助；佛與佛之間互相資助；佛與眾生之間互相資助，「以輾轉力故」，就「彼彼分別心」。於是「彼彼」即是種種，各種各式的「分別」生起了。是嗎？怎樣叫做「分別」呢？「分別」者辨別，怎樣叫「辨別」？例如我們見到紅色，又見到黑色，我們就知道，這是紅色，與那黑色不同的，就是「分別」，「辨別」，「辨」者，「分別」，「別」者，「別」開它。

這樣，「辨別」有幾種，「分別」又有幾種，有些是很好的，但有些是可好可壞的，「分別」甚麼？現在的人常說：你「分別」了，起「分別」心了，「分別」不是

一定不好的，如果完全無「分別」那些就死物來了。是嗎？所以現在那些人，別人說起「分別」就不對了，看情況怎樣，有些「分別」很好的，譬如我「分別」說：念佛很好的，毀謗佛是不好的，我起「分別」了，你說：你起「分別」了，你就不對了，怎樣不對？我沒有說念佛會落地獄的，見佛你就敲敲他的頭才得，你又說你起「分別」了，大家都起「分別」，這是一種了，見到佛要敲敲他的頭；與念佛，見到佛就敬禮他，大家都是「分別」，如果這樣就大家都不對了。

所以有些人他頭腦很混沌，佛教徒的頭腦很混沌，最混沌有兩種人：第一、你們學密宗的人，我都是密宗弟子，我都受過密宗的，不過，我自己說回自己那班人，密宗，學密宗的人最混沌。其次是甚麼？是禪宗那些，「分別」就說不對了，難道說那兩宗不好？那兩宗是好的，是你不好而已。你明不明白？你學那兩宗的人不好，不是那兩宗不好，那把刀不是不好，你拿去劈柴甚麼是好的，你拿去割人家錢包就不好了！是嗎？所以，「分別」有幾多種呢？有幾種「分別」，你講給我聽，你有沒有《唯識方隅》在這裏？

聽眾：沒有，沒有帶。

羅公：六識之「分別」，我給一本書你看一看。是不是有人問我拿過第二冊？不是嗎？不是就由他了。

六識有幾種「分別」的，你們看看。八識之「分別」，是嗎？第四十六頁，八識有三種「分別」，八識有三種「分別」，我解釋一下甚麼叫做「分別」，看不看得懂？看不懂我將它讀給你聽：八識，每一個識，當你認識現象界的那些事物的時候，

就有三種「分別」，第一種叫出「自性分別」，這是好的，一點執著都沒有，它就好像影相機去拍照那些東西，它無加添，無減少，「自性分別」。

一種是隨、「自性分別」是現在看東西的，看過去的事是不是「自性分別」？不是了。看未來，預測未來的東西是不是「自性分別」？不是了。一定是看現在的事，這是「現量」的。

第二種是「隨念分別」，「念」即是記憶，根據記憶而起「分別」，這個是對過去的東西回憶而起「分別」的，第三種是「計度分別」，計較、推度，未出現的東西就計較它怎樣會出現，本來沒的東西斤斤計較到它有，叫做「計度分別」，「計度分別」有好有壞，「計度分別」。

你看看這裏，在解釋三種「分別」之前，就應該先將「分別」這兩個字的意義講清楚它。我告訴你，「分別」這兩個字在佛經裏面有四個不同的意義的，第一個意義：是對於一件事物或者一種道理，將它來區分開一類一類來到說明它，這樣，這種「分別」和這種做法就叫做「分別」。

這樣這個「分別」就是甚麼？作動詞用的，與「說明」差不多，當解釋差不多的，這是第一種；第二種，第二個意義：凡是對於一種事物的認識，對於一種境界的認識都叫做「分別」。這種「分別」就當名詞用，當「認識」那樣解的，第二種；第三種「分別」，上面那兩種都沒有壞的，是嗎？第三種就是指甚麼？「有漏心、心所」叫做「分別」，「有漏」的八個「識」的「心王」，那些「心」，與那些「有

漏」的「心所」，叫做「分別」。

第四個，就是「計較」、「推度」，叫做「分別」，這是第四個。「分別」兩個字的意義有四個不同的用法。所以我們除非很需要才用「分別」兩個字，不然別人很容易誤會這兩個字，是嗎？譬如講，你「分別」了，好像說別人不好那樣，是嗎？起「分別心」了，但「分別」不是一定不好的。是嗎？我「分別」這個佛道與茅山的優劣，這種「分別」不好嗎？是嗎？

所以「分別」不是一定不好的。第一種是「自性分別」，「自性」者即是本質，我們的「識」一看到那東西的本質裏面，完全不添加我們主觀的見解，亦不減省它原來的意義的，那種保存住它的本質的形狀的，這樣就叫做「自性分別」，這是好的；第二種是「隨念分別」，對於過去的東西，想過去的東西而起「分別」，這樣就有好亦有壞，有好亦有壞。

第三種叫做「計度分別」了，「計度分別」亦有好有壞，很多科學家整天思考都是「計度分別」的，不是一定壞的。但那些扭計祖宗，劉華東、方唐鏡的那些，他們整日起「計度分別」的，是壞的。所以三種「分別」不一定是好，不一定是壞，「自性分別」就一定好的，其餘兩種「分別」是有好有壞的。這三種「分別」可以包括了一切「識」的作用了。所以「以輾轉力故，彼彼分別生」。有沒有人想要我這兩本書？給他吧。你要你去我處拿。這樣這個解釋了。下面了，上面這四句我們解釋現世的東西，是嗎？下面是甚麼？嘎？

聽眾：「由諸業習氣」。

羅公：講生死輪迴的，下面講生死輪迴的。

「由諸業習氣，(與)二取習氣俱，前異熟既盡，復生餘異熟。」它用四句而已，就全部解答了「生死輪迴」。他說：所謂「生死輪迴」即是這樣，我們撇開佛家不要講，我們試一下問一問，我們這一世人死了，還有沒有後一段呢？這個答案一定說有，何解？如你說無，我們的生命就是物質與能力，物質是不滅的，能力也是不滅的。我們是一堆物質與能力集中起來的東西，死了又怎能叫做無呢？一定是有的，是嗎？說無反而不通。

好了，有就有了，到底有第二世的有，「有」有兩種有，一種是我死了，我的身體腐爛了，變肥料了，變肥田料了，一切變了形了，那個「我」是沒有了，那是一種了，死了一種可能是這樣；另一種是死了之後，可能狀態上與我們今世的生活有一些關係的，是另外一種狀態的，即是所謂甚麼？

有第二世，即是世俗所說的，第二種。這樣就兩種了，是嗎？現在問題就是第二種有沒有？是嗎？嚴格來說是無的。何解呢？我們一世又一世，就好像打麻將一樣，你們識不識打？不識？要識打，要學一下，就算是麻將都要識打的，你不是出家人，你要學打麻將才行的，因為你如何應世？連麻將都不識打？

這是一種「方便」來的，你想度眾生你要有「方便」才行的，譬如有一個人最愛好打麻將的，你與他打麻將會令他變好的，這樣就行了，你給他講道理是不行的，你

不要笑，是這樣的，你做人做得日子淺你不知道而已，我們父親那一輩，做生意，做很大生意。

你以為做生意真的坐在櫃檯做的？在那裏做的？舊時香港的大生意，是在石塘咀那些花酒館處做的，大家在鴉片煙床上，你在那裏，我在那裏，我拿著鴉片在那裏，講到很契埋的時候就說：喂，這單生意搞得定嗎？好吧！搞定吧！大家是老朋友。你想，現在大陸好些了，過去來說，你想與大陸做筆生意，你以為就這樣就能做？

譬如有些人想來買一批機器，你以為我是代理機器，我就賣給你，我就賺錢了？那樣？你就不用想了！要怎樣？旅館費你替他結清，最高級的，美麗華那些；那些五星酒店，你替他結清賬，夜晚去夜總會；連到那些舞女，侍應生來跳舞，你都要替他結好賬；還有，他帶上那些舞女出街過夜，貼錢給他，要全部。這樣兩三晚夜，成交了。如果你是老老實實和他講價的，便宜些他都不買你的，若然這樣搞就貴些他都要你的貨，是這樣的。這個世界是這樣，這個叫做「堪忍世界」，明不明白？

這個不是「極樂世界」，如果這是「極樂世界」就無這種東西了！但這個叫做「娑婆世界」嘛！有這樣的壞東西的，一定有壞東西的。所以有一句詩，「終古眾生無度日」，「終古」即是萬劫之後，由萬劫以前到萬劫之後，那些眾生你想度完都很難，「終古眾生無度日，世尊只合老塵囂」，你釋迦世尊只能老死在這個塵世，因為你大慈大悲嘛！你要老死在塵世。都講得不錯，這句詩，王國維的詩，王國維很悲觀，所以他自己走去自殺了，在北京的北海，跳落去死的。講回來了，我剛才講開甚麼？

聽眾：講開打麻將、要應酬。

羅公：就是為甚麼講打麻將？那是旁枝，我講開的那樣？

聽眾：有沒有第二世，你說嚴格講是沒有。

羅公：嚴格上講沒有甚麼？

聽眾：有沒有第二世。

羅公：嚴格上講沒有第二世，譬喻打麻將，第一鋪麻將和第二鋪麻將，是不是都是同一副麻將？都是不出那副麻將，是嗎？

那副麻將都是一樣多數量的牌，猶如你的「第八阿賴耶識」裏的都是那一堆「種子」，同是那副牌，但卻每局不同，這一局可能是十三么，第二局可能是輸錢，第三局可能是全萬子，第四局可能是全筒子，都是萬變不離其宗，都是那個方式，萬變不離其中宗都是那幾百隻牌，是嗎？都是那堆「種子」，但是變來變去就是每局不同。

你說是不是一樣，是不是有第二世？第二世是有的，你說第二世與今世即是嗎？但卻不同了，第二局麻將與這局麻將怎會同？但都是那箱麻將裏面的東西，就這點來說就可以說同，是嗎？你說同，全同，絕對的同又不對，你說絕對不同又不對。所以，我們說那堆「種子」猶如那副大麻將，無比那樣大的麻將，是嗎？

那個「阿賴耶識」就是無比那樣大的麻將箱，你的業力就是那個打麻將的人，打麻將的人，業力做出甚麼？做出種種不同的麻將色，第二局麻將的時候，你問一問打第二局麻將時，記不記得第一局麻將怎樣打？根本不同了，是嗎？所以第二世的你根本就不是今世的你了，這樣始知為「無我」嘛！但你說完全無關連又不是，是嗎？你

說一定記得又不是，就是這樣，就是如此。

在佛家來說，就說甚麼？一世一世就是那些「種子」的把戲，你明不明白？根本就是笑話，是嗎？「種子」的把戲而已，所以叫做「戲論」，「戲論」，那些「名言種子」和那些「業種子」弄把戲，那些「業種子」弄把戲，「名言種子」就是那些把戲來的，所以「名言種子」叫做「戲論」，貪著「戲論」而已，是嗎？等於一世一局牌，一世一局牌。這一局完結了又下一局再來，就這樣。就是那些「種子」的把戲，一世一世就(這樣)。

好了，「種子」又如何？分兩類，一類叫做「名言種子」，一類叫做「業種子」，「名言種子」是被動的，無力量自己起作用的，一定要那些「業種子」刺激它、扶助它，然後它才能起來的，「業種子」就不是，主動的，好像《易經》說的那樣，「名言種子」是陰性的，「業種子」是陽性的，兩種「種子」。

「業種子」即是「行為的種子」，「名言種子」就擺在那裏做資料而已，「名言種子」好像我們進去那些大廚房，你們去過學校入(過)去宿舍未？大間的學校的廚房很大的，你想吃的東西擺滿在那裏。你想，我們以前去到就這樣，這些是生菜，那些是芥菜，那些是梅菜，甚麼菜都擺滿在那裏，這些是牛肉，那些是豬肉，那些是雞肉，揭開全部都有。你拿著卡，每人吃一餐，打個洞，我要梅菜蒸豬肉，加一隻蛋，這三種，他就執三種。

「名言種子」就猶如那些菜色，「業種子」就執、執三種，「名言種子」就猶如打字機的 A、B、C、D 那些字，「業種子」就等於是打下去的那隻手指，打下去。這樣，就兩種「種子」，「種子」又名叫做習氣，而「名言種子」就分兩類，一類就 subjective(能取)的。即是甚麼？能瞭解東西的，能感受東西的，能瞭解東西的「種子」， subjective(能取)的。例如甚麼？「見分種子」。每一個識的「見分種子」，那些「心所」的「見分種子」，這些，那些叫做「能取」，能瞭解事物的，「能取」，就是 subjective 了。

第二種是「所取」，被我們去瞭解東西來的，即是那些「相分種子」，被動的。

「名言種子」有兩種，一種就是 subjective 「能取」的「種子」，一類就是 objective 的，「所取」的「種子」，不外是這麼多，排列在那裏。那些「名言種子」分「能取」與「所取」兩類，叫做甚麼？「二取習氣」，即是「名言種子」。

「習氣」即是「種子」。「種子」就是由我們見到一些事之後就熏了進去成為「習氣」，第二世有機會它又出現了，所以叫做「習氣」。「業習氣」，一種叫做「二取習氣」。識了？即是「色」、「聲」、「香」、「味」等這些「相分」的「種子」，甚至到那些「見分種子」，都可以當作「見分種子」，是「能取」了，是嗎？又是「名言種子」，這是一類了，「名言種子」。

第二種是「業習氣」，「業習氣」是甚麼？我已經講過了，我們的「業」，「業」即是行為，即是 behavior，又叫做 action，「業」。中國人解釋「業」字就是「造作」，「造作」，「業習氣」，我們一「造作」以後，這種「造作」的情況即

刻打入去「阿賴耶識」裏面，成為資料，就叫做「業種子」，那些「業種子」睡了在「阿賴耶識」裏面，等那個「緣」一具備就爆發出來。

那麼「業種子」是不是凡是造作，我挖鼻屎，下一生又挖鼻屎呢？這些挖鼻的動作是無善無惡的，所以就不發生作用的。不夠力量、不夠強烈，要怎樣？「非善則惡」的那種，那些強烈的那種「業」，才會影響第二世的。

「業種子」中有「善」的，有「惡」的，有「無記」的，撇開了那些「無記」的「業」，那些無用的。即是擻一下痕都是「業」來的，我頭痕了擻兩下痕都是「業」，這些不會發生甚麼大作用的，第二世最多都是會擻下頭那樣而已，如果善與惡就不同了，會引出那個果報了。

如果我們造一種「業」，如果是「善」或「惡」的，會引出果報，怎樣叫善？「善」有很多級的，第一，這個行為對自己、對他人都有利的。甚麼叫做有利？產生快樂的，對己對人都產生快樂的效果的，這是最高級的善；第二、對人有利，對己無害，都也是善，第二級的「善」；甚至到對己有利，對人無害，又是第二級的「善」；中間的那些不計，那些無用，對己無害，對人也無害，那些是無記了。是嗎？以上兩種是善了。是嗎？

還有就是不善了，最不善的，不善就惡了，最惡是對己、對人都有害的，最惡了，其次是對己有害，對人無害，都是惡。譬如你做了一件事要落地獄的，與人無關啦！我受而已，但都是惡的；第二是對人有害對己無害。亦是惡的，對己對人都無

害，無記的不用計了。善惡之分，其價值都是有一些社會性的。如果那些「善」與「惡」因為它有社會性的影響就大，因為影響到他人了，所以就強烈，就說它強烈。

好了，我們造業，有些「業種子」就不受報的，很輕微的，有些就受報的，那些是輕微不受報的呢？無記性的「業」就不受報的，「善」、「惡」業然後受報的。還有，雖然是「善」、「惡」業，「業」有三個階段的，「業」要三個階段都完成才受報的，三個階段不完成，只是兩個階段或者一個階段，就不受報的。

所以很多人，那些人不肯學習，那些問的就問得離譜，是嗎？那樣問：「那木虱咬得我很痕，我一手打下去，整死了那隻木虱，怎麼辦？將來我要填命了」。這些人都傻的！讀多些書嘛！問這些這樣的問題！是嗎？葉文意就是在大會堂被人這樣問。葉文意也是答得妙：你如果怕，你將那些木虱捉了牠，拿些東西裝住牠，去郊外，荒野外將牠放了罷！又是多此一舉的！人生有幾多時間？將時間用來這樣搞法？是嗎？木虱、狗虱危害社會的安寧，打死牠可也！是嗎？應該如此嘛！等牠快些轉輪，做一個「增上緣」等牠轉輪，慈悲起上來打牠，你現在做成這樣！我現在大發慈悲，等你快些轉輪。不會的，你第二世不會被牠捉來殺的，你以為做狗虱、做木虱很好嗎？是嗎？但你就不要以兇狠心去殺牠，你用兇狠的心去殺牠你就會受報的，這樣第一個，要經過三個階段，第一個階段我講過了，我講過甚麼？你講我聽，「業」的本質就是「思心所」來的。

聽眾：審慮思。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審慮思。

羅公：「審慮思」。是嗎？現在才講到，我早已經講過給你們聽了，第一個階段「審慮思」，即是所謂「動機」了，想過，審慮，審，即「察」也，自己明明瞭瞭觀察過，思慮過、「審慮」、即是考慮，考慮過的，如果那種事沒有考慮過的，根本就不受報。你腳痕，用手去擻，擻死了那隻木虱受甚麼報？我根本就沒考慮過殺木虱的，是嗎？那個問的又是不讀書才去問，那答的又是糾結，我不是說她不好，太過糾結，是嗎？故意想過的。是嗎？第二…

聽眾：決定思。

羅公：決定思。審慮之後決定，我決定這樣做了。

你不要說我殺了他好不好呢？這樣要下判斷的，我決定我不殺牠，這個是決定，一於殺了牠！也是經過決定，這兩種都是動機，是嗎？這樣還未受報的，我想一想而已！我恨你恨到極，我真的殺了你就好了，但我沒有殺他，報甚麼？是嗎？所以第三步，就一定會受報。就是「發動思」，「發」就是發語，「發語」都會害死人的。譬如你說：我看到他偷東西的，我看到他如何的！法庭問你的時候，「發語」你都會害死人的，如果你做總司令說：給我推出去槍決他！那些就殺死人了！「發語」嘛，發命令，好像從前的軍閥你猜怎樣？每打到一個地方就下令：放假三天，那樣說，就死了，那些老百姓慘了，軍隊放假三天，任你姦淫擄掠，無罪的。

-完-